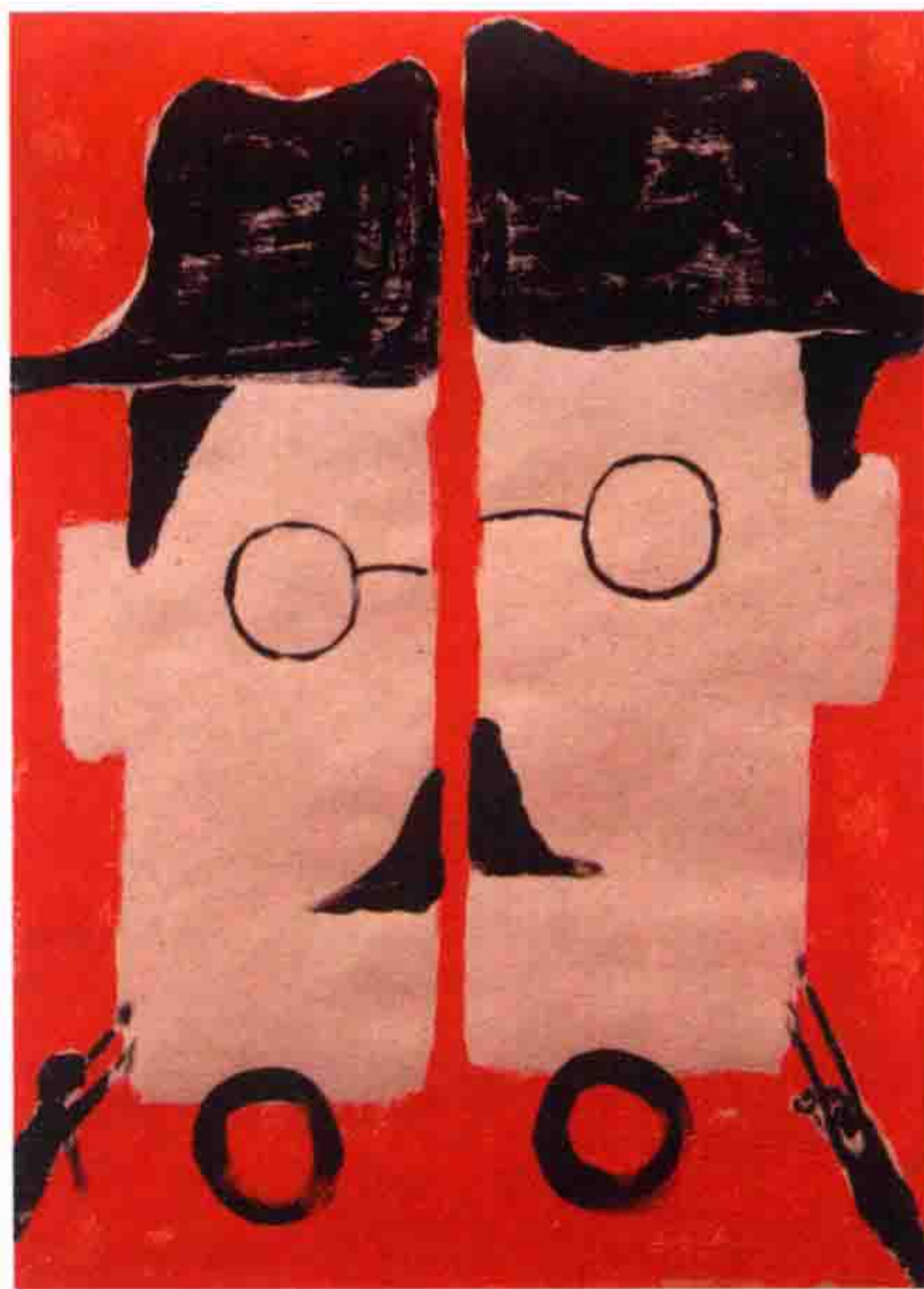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
俄罗斯文库



一个欧洲人的悖论

Парадокс о европейц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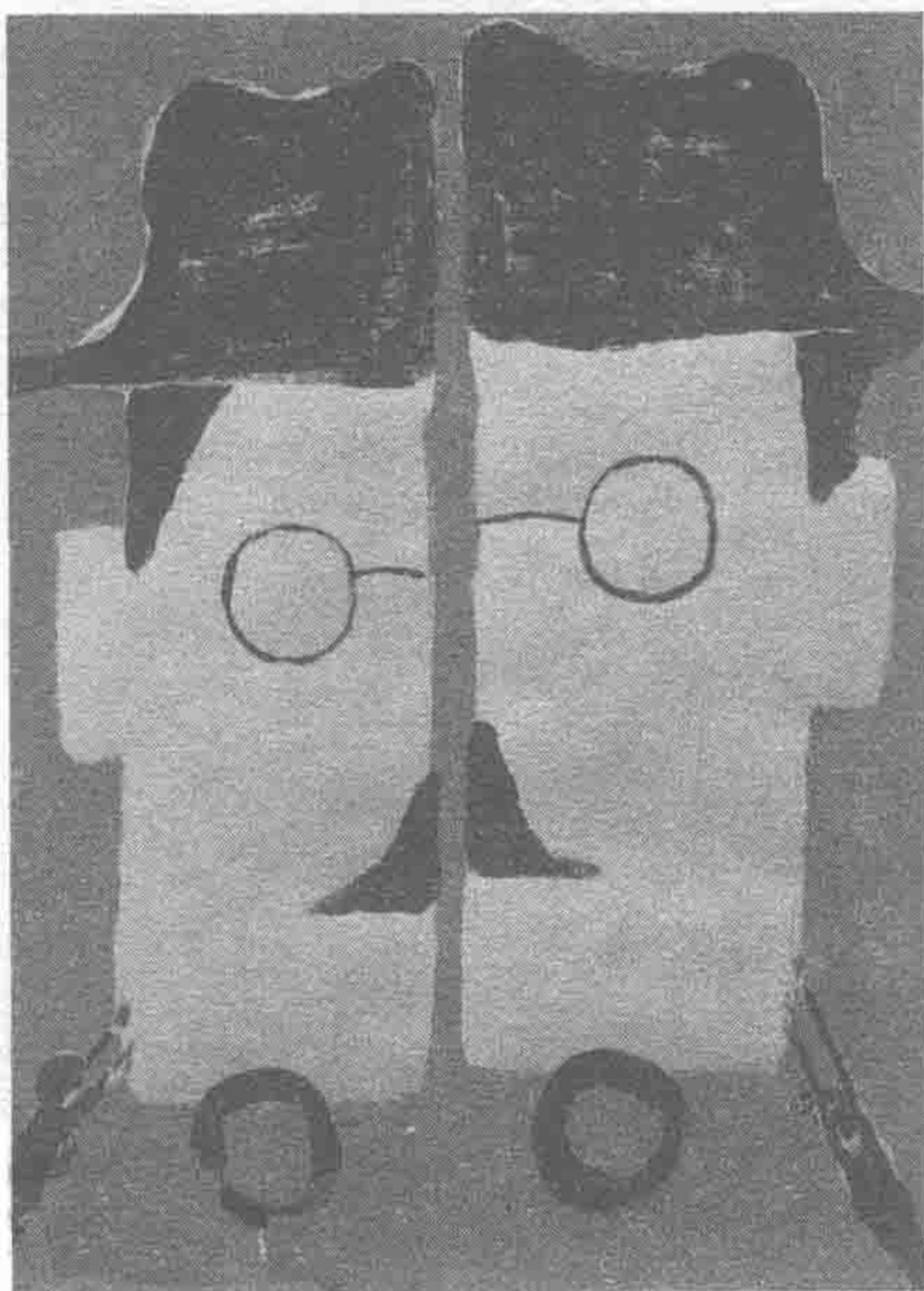
[俄] 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 / 著
Николай Климонтович

陈方 胡颖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
俄罗斯文库



一个欧洲人的悖论

Парадокс о европейце

[俄] 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 / 著
Николай Климонтович

陈方 胡 颖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本书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欧洲人的悖论/ (俄罗斯) 尼·克里蒙托维奇著; 陈方, 胡颖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8
(俄罗斯文库)
ISBN 978-7-300-24052-7

I. ①一… II. ①尼…②陈…③胡…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5102 号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一个欧洲人的悖论

[俄] 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 (Николай Климонтович) 著

陈方 胡颖 译

Yi Ge Ouzhou Ren de Beilu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7.375 插页 2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49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19
第三部	183
作者后记·说明	205
译后记	225

第一部

我有一次说起过，某天我做了一个梦。我看见了在我出生前十二年被枪决的外祖父。

在一个很远的热带岛屿沙滩上，我刚喝完半杯当地的朗姆酒，就看见了他。外祖父踩着沙子阔步向我走来。他穿一条打lawn-tennis^[1]专用的宽松白裤，一件白色坎肩，还有一双用牙粉擦得洁白如新的帆布鞋。他斑白的胡须被打理得很好，就是切尔卡索夫^[2]演堂吉诃德时的那种扮相。他很高，很瘦。当时我甚至能看清扣住他腰带的那颗被岁月磨得扁平的黄色纽扣。四分之三个世纪已然逝去，纽扣怎能不变黄呢？

约瑟夫正好是在网球场的出口被拘捕的，或许他们是想趁他不在的时候搜查他的家，他就是穿着这一袭白裤，在卢比扬卡^[3]某个低等囚房里度过了等待行刑的三年。我想，他之所以得以存活三年之久，是因为他们为了某些目的而把他当作活

[1] 英文，指草地网球。书中凡此类注码的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2] 尼古拉·切尔卡索夫（1903—1966），苏联著名演员。

[3] 苏联情报机构（契卡、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克格勃）以及现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所在地。

字典来利用^①。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趁着囚房里极其短暂的一丝喘息期，在卢比扬卡得到了拿走约瑟夫的档案一小时的机会。返还文件的时候，她问面色绯红的年轻侦查员：“他挨过打吗？”“这种人打也没用。”那人回答道。

我自己不太长的坐牢经验表明，在牢房里囚犯的心情会轮番变换，从忧愁、沮丧、淡漠到准备好顽强抵抗的痛快，而有时候意气风发又会被不合时宜的愉快所取代。也就是说，囚犯得在这些日复一日轮换包围他们的情绪的强烈起伏中煎熬度日。

我坐在被挤得水泄不通的牢房里，所有混混儿在大通铺上都没地方睡。这批囚犯当时都因为上头颁布的相关指令的月份而被叫作十二月犯人^[1]。在你挤到其他脏兮兮的燥热身子中间去之前，你得像直升机飞行员一样，在冷冰冰的混凝土地板上的折叠木床上蜷缩一段时间。晚上你要自己把床带来，起床号响了之后再把它挪到监狱走廊尽头堆起来。

我的外公——他叫约瑟夫·M——在还没收到妻子尼娜，也就是我外婆转送的物品的头三个月里，都一个人住在一间双人囚房里。那一年，根据粮食人民委员会的资料来看，米高扬

① 据约瑟夫的妻子所证，约瑟夫精通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其中还包括斯拉夫语族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波兰语、乌克兰语和俄语。这在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他们都能轻松掌握各种新语言。有一件事流传甚广，克鲁泡特金公爵准备去瑞典旅行时，在临行前一个月错把瑞典语学成了挪威语，他因此说得了一口非常地道的挪威语。

[1] 指因轻微流氓行为被判罪的人，源于1973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的《关于加强惩治轻微流氓行为》的决议。

肉联厂的部门产出了一千六百种肉制品，包括香肠和小灌肠，人民生活也安乐起来。九月中旬，囚房里已有寒意，侦查员准许约瑟夫把卷在邻床的那条被子也拿过来盖上。被子是用很软的厚绒布做的，但这种感觉稍纵即逝，被子破旧，磨损了，一团一团硌得人生疼。好在尼娜寄来的两个包裹成了救命稻草，第一个包裹里装着几双厚厚的农村大毛袜。

因为嗅觉敏锐，他在最开始的那些天里一直苦于刷完便桶回来的狱卒身上的氯水气味，被匆匆忙忙消毒过的监狱便桶也总是一股尿骚味。从没在解剖室做过正经实验的约瑟夫，对这种气味实在是难以消受，连太平间的气味都比监狱里的好闻。一开始他根本吃不下东西，何况被囚犯们称作斯大林大麦粥的监狱粥实在是让人难以下咽。但后来他还是习惯了。

头两次审问结束以后，侦查员允许他收下从家里带来的唯一一本书——供外国人阅读的英文版 *Holy Bible* ^[1]。约瑟夫是个无神论者，只是在意大利度过的童年末尾时期，还有后来在敖德萨待过一年的耶稣会教徒封闭式学校中被强制性地读过《圣经》，但他还是为这次法外开恩感到高兴。

白天囚房里总回荡着不甚清晰的嘈杂声，或许这就是监狱生活的声音。人员众多的监狱压根不是死人屋，这里的一切都是日常喧闹生活的模样：有东西会叮当作响，或者轰的一声掉落，有人放声叫喊，有人号啕大哭，有人唱着歌儿，押解员叫

[1] 英文，意为“《圣经》”。

骂着，新的大囚房和单人牢房里的设备在运作着，传来刺耳的锯声和锤子的撞击声。有人拿铝钵撞击墙壁，壁身嗡嗡作响；有人拖着沉甸甸的牛奶桶给囚房分发食物，桶子擦过走廊的石地板，发出刺耳的尖锐声音……这些日常喧嚷生活的余音甚至从这里渗透进了卢比扬卡的地底。

深夜里发出低低吟唱的则是沉寂本身。顶棚上栅型金属灯罩里的灯泡尚未熄灭，放出昏黄不明的光线，嗡嗡地回响着。

这萦绕心头的死寂声有时候会引发人们不同的生理感受。约瑟夫在午夜感到一阵轻微的摇晃，他突然觉得囚房就像曾经那条名叫 Fortunato 的拥挤的驳船，而他当时作为唯一的医生，和船上的一个厨子一起挤在船舱里。

他们从塞浦路斯一路航行到北美，护送一队反仪式派农民信徒——他们因为拒绝服兵役而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俄方十分乐意把这些自发的和平主义者交给加拿大政府处置。年轻的外科医生约瑟夫刚刚拿到日内瓦大学医学系的医师证书，把这个意外任务应承下来，一是出于想外出旅行的念头，二是由于导师的鼓励，大学时期的他在把巴枯宁的法文作品翻译成俄语出版时^①，就与导师开始了通信往来。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也曾就迁移被驱逐信徒一事向公爵请求援助。请求写在发往伦敦的急件里。读完信中公爵对西伯利亚的描述，以及对它和加拿大之间的对比，伯爵准备联系加拿大政府并请求划出一块适合

① 更确切地说，是交给位于苏黎世的俄罗斯萨任印刷厂。

的区域，以供移民信徒居住。

船上的厨子名叫巴布尼亚。这个名字到底是绰号还是真名不得而知，大家都叫他格鲁吉亚的希腊人。他不会做饭，只会煮一种叫拉塔图^[1]的东西。这种东西他后来还会在俄罗斯监狱里见识到。除此之外，从中介小贩那里买到的食物，也都是些劣等货。航行才进行到第二天，就已经有很多没怎么出过海的信徒患上了航海病，除了呕吐以外他们几乎全都开始腹泻。底舱是下不去的，甲板上到处都被“吐得很脏”（约瑟夫以后还有机会背会这个俄语词），笨手笨脚的船客们都尽量避免靠近船舷。整艘船都笼罩在一大团恶臭的烟云中。

约瑟夫尽力救治病人，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颠簸不是特别剧烈的时候，他就把孩子们移到甲板上。药品只能勉强支撑。女人显得耐力更好一些，第一个星期死掉的那四个人里没有一个女的，而村汉们的尸体则伴着女人们的例行号哭被扔下了船，其他人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做着祷告。后来他渐渐弄清楚，其实善于积存的农民带了相当充足的食物储备。约瑟夫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才说服他们从自己的粮食里分出一些煮成黄米粥，大部分人在吃上习惯的食物之后慢慢康复起来。还有一些人很信赖约瑟夫，把米粥分给其他几个也患了病的船员。

漫长的航行途中，约瑟夫无意中知道了关于自己那位同屋的一些事情。这位巴布尼亚就像迅速移动的动物列队里的首

[1] 法语名称为 ratatouille，指一种用茄子、西葫芦等蔬菜做成的普罗旺斯传统炖菜。

领。他的模样变化莫测，一会儿像尖头老鼠，一会儿松垮着脸，两腮的横肉和嘴角耷拉下来，又有点儿像花鼠，而当他神采飞扬、容光焕发，通常是为一些蝇头小利打小算盘的时候，那他就会突然变成一只精明麻利的松鼠。

巴布尼亚多嘴多舌，谎话连篇，他常常忘记自己昨天说的话，第二天又会告诉别人自相矛盾的内容。总而言之，完全可以想见，他为何会在第比利斯因为干了一些地下勾当被逮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后又逃之夭夭，东躲西藏，一路居无定所，到处坑蒙拐骗。他坐上了敖德萨的一艘承运面粉的轮船，先到了塞浦路斯，为了能到美国去，他应募上了这艘搭载俄罗斯移民的船。而在另一个版本的故事里，他流落到了塞浦路斯，躲进了一个放腌渍卷心菜的大桶子里。他似乎有点像睁着眼说瞎话，塞浦路斯人为什么要吃腌渍的卷心菜呢？巴布尼亚刚一钻进他们俩共住的逼仄的船员室时，约瑟夫根本躲不开那股卷心菜味儿。

到达加拿大之后，约瑟夫确信，加拿大政府一定不会马上履行帮助信徒移民的诺言。面对那些早先慷慨应承要分给大家荒地的当局官员，不识字的村汉们根本就不懂怎么把事情弄清楚。当地的贵格会^①拒绝给信徒移民提供粮食种子。约瑟夫不得不从中兼任翻译和外交官，先捍卫了一番难民权益，之后带着一小队表示希望继续寻找福运的信徒，转移到了加利福尼

^① 事实上，他们是基督教新教兄弟会。

亚。在旧金山他和信徒们永别了，在这之后他很快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在当时很有名的蒙哥马利教授开的私人外科医院做助手，约瑟夫的欧洲学位证书和他的翩翩绅士风度给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加利福尼亚，他过着快活的单身生活，虽然其实他也结了次婚^①。约瑟夫年轻的妻子索尼娅·施泰恩是德裔俄罗斯人，生物学专业大学生，还没毕业，原本应该晚些就过来的，但最终还是没来。他们之间与其说是婚姻，还不如说是自由的大学生友好联盟，这在日内瓦支持无政府主义的移民青年中其实是约定俗成的。在那个年代，只要是已婚的俄罗斯女公民，就可以被准许出国留学。约瑟夫是愿意为索尼娅^[1]同志提供这一友善援助的，不过，她也还是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来他才知道，索尼娅把小婴儿送去俄罗斯的父母那里，而她自己跑去巴黎结婚了，跟一个不知道是瑞士的还是苏格兰的工程师，不过，这似乎也完全不重要了。

① 约瑟夫比导师晚二十年结婚，但在这方面还是跟随着他的步伐。公爵在日内瓦举行的公社追思会上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也就是巴黎一系列事件一年以后。她跟约瑟夫的第一个妻子一样，也叫索尼娅——索尼娅·安娜耶娃·拉宾诺维奇。她也是日内瓦大学的学生，也是读生物学的。根据虚无主义原则，他们签订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契约，没有举行结婚仪式，而后这三年的期限反复了十四次。顺便说一下，公爵和妻子的相遇与约瑟夫和自己第二个妻子的相遇也甚是相同：公爵与索尼娅·拉宾诺维奇在日内瓦的相遇源于她当日帮一位侨民做西班牙语翻译，而尼娜·尼古拉耶夫娜则是代替自己的女伴，去做了约瑟夫在出版社的临时助理。

[1] 索尼娅的小名。

很多年以后，我母亲才见到了自己同父异母的亲哥哥。他们的相遇很偶然，是因为有一位研究十月革命前出版事业的人从中张罗。在莫斯科时我们算是邻居，我们家住在罗蒙诺索夫大街，而米哈伊尔·约瑟夫维奇住在马特维耶夫大街。正是他告诉我母亲，许多年以前有个衣衫不整的希腊老头子找到了他，说他1938年时曾跟约瑟夫·M住在一个牢房里。如此一来，所有的线索都交织在一起：外婆在1936年从卢比扬卡收到的判处枪决通知其实是假的，母亲在60年代收到的平反证明也是伪造的，因为那上面写的行刑时间也是1936年……

关于另一次航行的记忆就要浪漫得多了，也舒服自在得多。约瑟夫那时搭乘英国邮轮“维多利亚女王号”从纽约回英格兰，他大概已经有十年没回过欧洲了。

约瑟夫清楚地记得这一天，那时他还不知道，此次与美利坚合众国和美洲大陆一别竟是永恒。是啊，他当时衣兜里还揣着美国公民的黑色护照。时值六月，纽约城暑气炎炎，热不可耐，他们的轮船第二天还停在二十四街的栈桥旁，尽管日程表上他们应该前一天就起航。人们在甲板上吵吵嚷嚷，抱怨装载食物耽误了时间。等船总算驶离岸边，沿着哈德逊河顺流而下，到达Black Well^[1]岛的时候，他们望见了一幅惊人的图景：岸边一大群穿着条纹囚服的犯人疯狂地向他们的邮轮吹哨子打招呼，齐声大喊。已经航行至大西洋，自由女神像早已隐

[1] 英文，直译为“黑井”，此处指美国布莱克韦尔岛，现罗斯福岛旧称。

没在人们的视线中，船长助理在俱乐部舱里向大家解释道，被监禁在 Black Well 岛的这群可怜的苦役犯，多半是把他们的船当成彼利^[1]的“罗斯福号”了，那艘船几天前刚从这个码头离开，向北航行去格陵兰岛。当地报纸上说这艘船启程时伴随着不堪入耳的叫嚷声，似乎失败的彼利不是驶离此地，而是刚刚凯旋。

后来约瑟夫翻看过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上的彼利回忆录片段，那些文字充斥着一股子令人生厌的美国式傲慢：“……我怀着无上的光荣意识到，所有远航考察的装备都是美国制造……‘罗斯福号’是在美国的造船厂用美国的木头建造而成的，以美国公司用美国金属制造的机器做装备，根据美国人的图纸草案设计的。甚至连最为平常的装备零件都是美国生产的……”在全人类考察勘探的伟大构想背景下，对于欧洲人阿蒙森^[2]而言，这些爱国情感的真挚流露估计只能逗他一乐了。

在彼利的自卖自夸里，微微透露出一种对自己优先地位的小肚鸡肠式的担忧，好像美国不是世界上第二大国，而是某个亚洲小公国。美国人终会成熟，他们会记起来，当初是欧洲把他们养育长大，或许还会理解，全世界所有民族拥有的是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北极……

[1] 罗伯特·埃德温·彼利（1856—1920），美国极地探险家，曾多次前往格陵兰岛探险，1909年成功到达北极。

[2] 罗尔德·阿蒙森（1872—1928），挪威极地探险家，世界上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

描述自己船舱的时候，彼利也没忘记提起，在他的办公桌上方挂着罗斯福的肖像画。“西奥多·罗斯福^[1]对我来说是一位拥有着非同寻常的力量的人物，他是美国土地上孕育出的最杰出的人才。”就连在俄罗斯，这种歌颂沙皇的忠君作风似乎都已经过时了吧。不过，约瑟夫当然清楚彼利是一位刚毅无畏的航海家，甚至有可能，自己是在嫉妒他。这样想来，连轮船在纽约耽搁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让他如此懊丧，实在太不应该了。但约瑟夫毕竟还年轻，性子急，只能数着日子等待着亲眼见到导师的那一天。

他在二等舱的单人间很狭小，门上钉着一块牌子——Joseph M. Surgeon^[2]。

在悬垂架上、枕头上，都放着小小的美国儿童巧克力和船长祝福大家旅途愉快的小便签。这让约瑟夫心头微微一喜。架子下面安着小折叠桌，但没有配套的椅子。手提箱可以拿来当椅子，它在码头被食品店冰镇鸡尾酒的冰块给擦亮了，这样就能用化学铅笔在侧面大大地写上约瑟夫的名字。两个装着医学仪器的大箱子则放在载货隔舱里航行着。

手提箱要是再长半英寸，单人舱里估计就放不下了。侧面有一个安着镜子和盥洗盆的壁橱，约瑟夫得掌握在海上四级颠

[1]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美国第26任总统。

[2] 英文，意为“约瑟夫·M—外科医生”。

簸时刮胡子的技能。好吧，其实只有在夜里钻进这个舒适的小匣子才有点意义。

约瑟夫完全可以住上一等舱，但是一等舱已经被人抢先一步占了。而如果要等到空位，必须得在酷暑难耐的纽约再等上一个星期，而且在那个街道似峡谷、冷漠又昂贵的城市里，连住个廉价酒店都不划算。

有人敲了敲门，服务员送来一杯冰镇潘趣酒，用莱茵白葡萄酒、香槟和克拉列特酒调制而成。服务员告诉他，午餐将在一刻钟以后开始。

约瑟夫从回忆中醒了过来，食物托盘被拿走了，狱监往包着白铁皮的架子上放了一小盆大麦米饭，还有一个又瘪又歪的铝制杯子，里面装着温吞吞的茶水。

约瑟夫七岁的时候，比萨拉比亚^[1]的吉卜赛女人罗萨曾预言，说他长大成人以后会出海远航。当然，她所说的地方应该是突尼斯。他会横渡地中海去猎捕狮子，就像达达兰^[2]一样。在他深深崇拜的约瑟芬姨妈温柔却坚持的教导下，小约瑟夫读过这个滑稽的塔拉斯孔城人的故事的法文版本。

姨妈没有丈夫和孩子，由于约瑟夫的父母常常不在他身边，所以实际上他是由姨妈抚养长大的。只不过后来她换了工

[1] 罗马尼亚地名，今属摩尔多瓦共和国。

[2] 达达兰，法国作家都德的名著《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的奇遇》一书的主人公，是一个渴望冒险、自吹自擂又胆小如鼠的人。

作，跟随了奥地利王储鲁道夫^①。家族史里是这样描述约瑟芬姨妈的故事的：她在尚为少女时，就爱上了一个人，她的这位意中人是一个来自低级阶层的塞尔维亚下士。家里人不同意这门屈尊俯就的婚事，于是可怜的下士就痛苦地举枪自杀了，姨妈发誓终身不嫁。这一切都发生在——如果真的发生过的话——约瑟夫出生前很久很久。

罗萨皮肤黝黑，口髭浓重，性情狂热，约瑟夫后来在敖德萨买卖鱼肉和醋渍茄子的囤货场上见过很多这样的吉卜赛女郎。但在的里雅斯特^[1]，她是独一无二的异域女郎。据说，罗萨是个寡妇，她那做商船船长的丈夫在南海的某个地方遇难了。她对这些流言并不反驳，但也一直逃避谈论过去的事。罗萨住的地方比水兵们离海的距离还远一个巷子，在 *via della Madonna del Mare* ^[2]，就在鱼铺旁边。在热天，即使橱窗里全是冰块，鱼铺也还是会溢出浓郁的香气。鱼、贻贝、小虾米、大龙虾全都是一等一的好货。有个高档餐厅的老板就是在这个铺子里进了货，才到第三天，他的店就因为海鲜酱汁意大利面出名了，还有番茄酱焖章鱼。店铺的墙上用灰泥乱抹了一幅画：背景是蓝蓝的海，还有同样蓝蓝的天和卷曲的云

① 伯爵夫人约瑟芬·米拉托维奇青年时代曾在奥地利宫廷担任女官，还是那位其悲惨故事被写进小说、走上银幕的王储的老师。在以王储与他的情妇双双殉情的阿尔卑斯山小镇命名的电影《魂断梅耶林》中，奥马尔·沙里夫扮演男主角。王储是个复杂难懂的人，不过这不仅指他的感情纠葛，还指他的政治阴谋——他一直与匈牙利的地下革命工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 意大利城市。

[2] 意大利语，意为“圣母玛利亚海滨大街”。

朵，一个穿着雪白制服的高超骑手跷着二郎腿坐在栏杆上。这是海滨廉价艺术的范例，不止地中海的食品铺是这么装饰的，黑海边的所有浴场，从敖德萨的酒吧到巴统的小饭馆，还有那些信誉可疑的二流旅馆房间里的墙壁、天花板和壁槽，都是这样的。

罗萨在一个工程师家租了一楼的房子，就在卖废旧品的小商店下面。她最近几天都端坐在货摊后面，身上挂满了宝石项链，摊子上铺陈着黄黄黑黑、画着白蝴蝶、缠着丝质彩带的展开的中国扇子。这里还有她引以为豪的东西，一头背上驮着金塔的白象，还有一套青铜色的笔具，拿破仑时期镶着皇帝和元帅头像的陶瓷凸面圆章，水晶玻璃糖罐和螺旋形铁丝制的糖罐。旁边安静地躺着一个又大又重的、浇注用的盘子，做成了一种不知名的树叶的形状——在意大利没见过这种树，上面还有条细细的黄色裂缝。总之罗萨确信，这是一种很罕见的俄罗斯陶瓷^①，所以怎么都不卖。

从早上九点开始她就坐在货摊后边，不急不慢地喝着她的午后卡布奇诺。旁边地上破旧的假鳄鱼皮手提箱上，睡着她最心爱的达克斯狗，或者说，是很像达克斯的一只狗，只是尾巴不知为何被砍短了……对了，罗萨受到的神的启示是这么说的：他有一天会出海远航。罗萨弄错了，十五年之后的约瑟夫去的不是大海，而是大洋。不过罗萨可能正好就是这个意思，古希腊人就把地中海叫作大洋。

^① 这多半是库兹涅佐夫工厂的产品。但离这个工厂被没收、罗萨死去、盘子碎掉很久很久，已经无人可问了。